



双语
译林

壹力
文库

031



OLIVER TWIST


雾都孤儿

一种健全的心态比一百种智慧都更有力量。——狄更斯

双语译林
壹力文库
031

〔英国〕查尔斯·狄更斯 著
方华文 译

雾都孤儿

 译林出版社

图书在版编目 (CIP) 数据

雾都孤儿：汉英对照 / (英) 狄更斯 (Dickens, C.) 著；
方华文译. — 南京：译林出版社，2012.1

(双语译林·壹力文库)

ISBN 978-7-5447-2466-1

I. ①雾… II. ①狄… ②方… III. ①英语-汉语-对照读物
②长篇小说-英国-近代 IV. ①H319.4: I

中国版本图书馆CIP数据核字 (2011) 第238682号

- 书 名 雾都孤儿
作 者 [英国] 查尔斯·狄更斯
译 者 方华文
责任编辑 陆元昶
特约编辑 王晓珂
原文出版 Simon & Schuster, Inc. 2007
出版发行 凤凰出版传媒集团
凤凰出版传媒股份有限公司
译林出版社
集团地址 南京市湖南路1号A楼，邮编：210009
集团网址 <http://www.ppm.cn>
出版社地址 南京市湖南路1号A楼，邮编：210009
电子信箱 yilin@yilin.com
出版社网址 <http://www.yilin.com>
经 销 凤凰出版传媒股份有限公司
印 刷 山东人民印刷厂
开 本 640×960毫米 1/16
印 张 26.5
字 数 352千字
版 次 2012年1月第1版 2012年1月第1次印刷
标准书号 ISBN 978-7-5447-2466-1
定 价 49.80元
- 译林版图书若有印装错误可向承印厂调换

译 序

十九世纪中期的英国，不仅风行维多利亚时代的火车，也风行狄更斯的小说，其风行程度几近家喻户晓。毫不夸张地说，从王公贵族到平民百姓，无一不是狄更斯小说的忠实读者。然而，狄更斯小说问世之前，大不列颠这个产生了文豪莎士比亚的国度，极端注重传统文化，文学艺术崇尚古典，弥漫着巴洛克气息。不妨做一想象，当时的文坛恐怕是这番情景：但凡文坛涉足者，或头戴礼帽，手拿文明棍，身着燕尾服，一副绅士做派；或曳长裙，插翎毛，完全淑女姿态。他们出入沙龙，谈论古典主义、英雄主义和理想主义，面对波澜壮阔的社会现实却熟视无睹，对平民生活更不屑一顾。狄更斯则开批判现实主义之先河，把目光投向社会各个层面，并用较多笔墨描述社会底层贫困儿童的悲惨境遇，从而唤起了社会良知。《雾都孤儿》就是狄更斯诸多批判现实主义题材的小说之一。

小说的主人公奥列佛是个遗腹子，甫降人世又失去母亲，沦为孤儿，被济贫院收养。这所济贫院名为慈善机构，其实不啻人间地狱，饥饿、虐待、疾病如同毒蛇紧紧缠绕着孤儿们，随时都可能夺去他们幼小孱弱的生命。奥列佛在这里受尽磨难，从来没有吃过一顿饱饭。绝望之中他逃往伦敦寻求栖身之处，谁知逃出地狱却掉入贼窟，误入费金彀中。费金丧尽天良，竟然唆使街头流浪儿结伙行窃，并且从中渔利。无家可归的奥列佛在威逼之下不得不跟随其中，却被误作惯偷扭送法庭。昏庸的法官没有弄清是非曲直便把奥列佛投入监狱。也许奥列佛命中注定不该成为囚徒，所以因祸得福，被一位好心的绅士领养。原以为奥列佛从此

出了苦海，会过上幸福的生活，谁知数天后又被费金劫持回到贼窟。而后，他的厄运接踵而来，先是身受枪伤，后又遭同父异母的哥哥算计，企图剥夺他的继承权。有幸在好心人的帮助下，他才得以劫后重生，开始了新的生活。

狄更斯的小说有一个特点，就是处心积虑设定情节。他先是让书中的主人公历经磨难，被周围的环境压迫得眼看难以存生，好心人突然出现，把主人公从邪恶的魔爪中解救出来。他想让世人明白一个道理：尽管污泥遍布、浊水横流，天下仍不乏善良之人，终究邪不压正。狄更斯的另一部几乎跟《雾都孤儿》齐名的小说《大卫·科波菲尔》，里面的少年主人公和奥列佛有着相似的命运。

南希是小说《雾都孤儿》中的另一个主要人物。她自幼流落街头，混迹于流氓、乞丐、小偷和骗子之中，长大成为窃贼的情妇，心甘情愿充当玩物。但她毕竟出身贫苦，良心没有泯灭，屡次帮助奥列佛化险为夷，算得上是一个好心人。遗憾的是那个社会的好心人轻易不露头脸，南希就没能遇见侠肝义胆的好心人，否则她绝不会沉沦到如此境地，最后丧命于情夫之手。

至于济贫院那位一手遮天的人物班布尔（Bumble）和教唆犯费金（Fagin），则永远被钉在了耻辱柱上，他们很“荣幸”地被收入英文辞典。前者为“骄横小吏”，后者则是“教唆犯”的代名词。二人受此“殊荣”毫不冤屈。班布尔身为慈善机构的管理人员，理应成为无助孤儿的保护神，可他的所作所为恰恰相反，扮演了一个极不光彩的角色。他惯于欺下媚上，在济贫院里胡作非为，肆意欺辱、虐待孤儿，侵吞孤儿的口粮以中饱私囊，把许多才刚刚降临人世的小生命变为一具具饿殍。“多行不义必自毙”，他最终被革了职，失掉了他非常看重的权力，从此过上了他最鄙视的穷困潦倒的生活。而费金这个老贼受到了应有的审判，将在民众的唾弃下被押上绞架，了结罪恶的一生。狄更斯小说里的坏人无一例外都有这个下场，从这种情节的安排可以看出作者强烈的爱憎情感。

狄更斯批判现实主义之笔其大如椽，他以此揭露黑暗现实，抨击丑恶行径，把人类之不平等视为万恶之源。他以非凡的社会

洞察力，发掘各个社会层面不同的人物性格，重新塑造他们的灵魂。狄更斯始终把深邃的目光投向现实社会，关注平民百姓的生活，了解他们的幸福和痛苦，忧同其忧，乐同其乐，全身心融入平民生活。他之所以与平民情同鱼水，究其原因，似乎与他的人生际遇有关。狄更斯生于1812年，是一个小职员的孩子。他的父亲是乐天派，很会讲故事，这无疑是孩子们的幸福。可他花钱总比挣的多，结果必定会酿成家庭悲剧。因此，狄更斯的父亲是家中一位既可爱又可怕的人，很像《大卫·科波菲尔》中的米考伯先生，虽幽默、善良，却总给亲人带来厄运。待狄更斯告别童年，走进学校，迈出人生求知的第一步时，家境非但未见好转，反而在贫困的泥潭里愈陷愈深——父亲因债务被囚狱中。幼小的狄更斯为了生活不得不辍学去做童工，这一人生经历成为他日后创作《雾都孤儿》等描述英国儿童悲惨生活小说的契机。父亲辗转出狱，家境有所改善，他得以完成学业，从此步入社会谋生，先在律师事务所供职，后成为报社的会议撰稿人，为文学创作生涯奠定了基础。22岁时，他开始为一家报社撰写系列故事，自称这些故事为小品。他把自己的激情、欢乐、烦闷全部倾注于故事之中，引起了读者的共鸣。伦敦市民尤其喜爱这些故事，喜爱故事中幽默的情节和笑容可掬的人物，喜爱故事中伦敦城迷雾茫茫那朦胧的意境。真正使狄更斯声名大噪的是他的小说《匹克威克外传》。小说塑造了一个善良、厚道的人物形象，具有仁爱之心。自此，“奉献爱心，关怀他人，同情弱者”成为狄更斯小说中永恒的思想主题。

狄更斯的小说有着鲜明的情感色彩，并用最朴实的手法颂扬正义和善良，抨击丑陋和邪恶。在他的笔下，好人不光有一颗善良的心，而且禀赋极优，从容貌仪表到言谈举止都端庄得体，显得那么可信可靠、可亲可爱。此类人物中，男性或者像父亲一般慈祥，或者像兄长一般值得信赖；女性大多善良柔弱，人们不由自主地想对她们倍加呵护。然而狄更斯笔下的恶人，其相貌或者狰狞，或者丑陋，二者必居其一，别无选择。至于卑鄙小人，总带有一副猥琐相，并且有着种种怪癖，令人望而生厌，如《雾都孤儿》里奥列佛的同父异母哥哥蒙克斯就是一例。此人嘴角总是

流着口水，贼眉鼠眼，跟人说话时东张西望，目光里显露出奸诈、凶险，一看就知道他肚子里在算计人，而且一副神经质的神态，仿佛他害怕随时都会遭到上天的惩罚。

可能是遗传的缘故，狄更斯是位非常乐观的作家，他情愿向周围所有的人展示自己的微笑，而不愿看到别人沮丧的表情。他在小说里刻意构思完美的结局，时常营造愉悦的气氛，希望人们生活得幸福美满。譬如他所构思的这样的情景：一位脸膛红扑扑的老绅士把金币分给大家，于是穷人家里堆满了水果和玩具。这种均贫富的思想带有浓厚的乌托邦色彩。

文学作品的社会化和平民化，在狄更斯的创作思想中占有主导地位。他在小说中塑造的人物，都是社会中不起眼的角色，同时又是托起社会大厦的基石。他们出身微贱，生活在社会底层，但生活态度十分乐观，从来不向高贵者低头。他们以欢乐幽默的生活方式同命运抗争，期待着美好生活的到来，显示出巨大的精神力量。显然，狄更斯应该戴上“平民作家”的桂冠。他自己也出身于平民阶层，幼年时代曾是这个阶层的一个成员。他的小说几乎都与这个阶层息息相关，无暇理喻上流社会。据说，狄更斯有夜晚街头漫步的嗜好，并且是从孩提时代就养成的习惯。我们姑且不去追究这一习惯的起因，单凭这一习惯本身就足以说明狄更斯与社会平民阶层之间的密切关系。因为上流社会的老爷、太太、少爷、小姐们绝不乐意夜间踟躅街头，即便出行，也以车代步。夜间奔走劳作者，大多应属为衣食所累的社会下层民众。让我们闭上眼睛，想象当时的情景：在一个细雨蒙蒙的夜晚，狄更斯身披斗篷，漫步于大街小巷。他举目四望，行人、马车、小贩、报童以及乞丐尽收眼底；间或有一行人擦肩而过，他定会转过身去，目送其身影渐渐消失，猜度那人的身份、职业、爱好等。所以，狄更斯最为熟悉的应该是市民生活。由于幼年时饱受苦难，他关心儿童的生活，势必花大量的笔墨描述儿童的悲惨境遇，《雾都孤儿》中的奥列佛就是那个群体中的典型一例，其目的在于警示世人，号召人们革除弊端，避免悲剧重演。

狄更斯同时也是一位通俗文学作家，设计的情节崎岖幽回，

把读者引入跌宕起伏的故事中，使其好奇感得到满足。他的小说趣味性很强，语言诙谐幽默，时常有时间、地点和人物之间的巧合，真可谓“无巧不成书”。自然，这种巧合饱含着作家对善良、真诚及欢乐的企盼以及对平民百姓生活中幸福、美满的向往。

二十世纪七十年代末我在西安外语学院读书时，就偏爱狄更斯的作品，精读了他的许多英文原作，如 *Oliver Twist*（《雾都孤儿》）、*The Old Curiosity Shop*（《老古玩店》）、*David Copperfield*（《大卫·科波菲尔》）、*Hard Times*（《艰难时世》）、*A Tale of Two Cities*（《双城记》）以及 *Great Expectations*（《远大前程》）。最能拨动我情感心弦的当属《雾都孤儿》。因此早就有翻译该书的念头，顾及中文译本已流行于市，且译者多为前辈，笔风老辣，语言朴实无华，故一直未下笔。然收诸译本捧读再三，却发现多有败笔或不足，于是我又钻入原作体味推敲，历时两年，得以重译该书，希望能生动、逼真地再现书中的故事以及作者那辛辣的文笔和幽默的风格，仅此而已。

方华文

目 录

译 序	1
第 一 章	1
第 二 章	4
第 三 章	14
第 四 章	22
第 五 章	29
第 六 章	39
第 七 章	44
第 八 章	50
第 九 章	58
第 十 章	64
第十一章	69
第十二章	76
第十三章	85
第十四章	93
第十五章	103
第十六章	110
第十七章	119
第十八章	128
第十九章	135
第二十章	144
第二十一章	151
第二十二章	156

第二十三章	162
第二十四章	169
第二十五章	175
第二十六章	181
第二十七章	192
第二十八章	199
第二十九章	208
第三十章	212
第三十一章	218
第三十二章	228
第三十三章	236
第三十四章	244
第三十五章	253
第三十六章	260
第三十七章	263
第三十八章	272
第三十九章	281
第四十章	294
第四十一章	301
第四十二章	310
第四十三章	320
第四十四章	330
第四十五章	336
第四十六章	340
第四十七章	349
第四十八章	356
第四十九章	364
第五十章	373
第五十一章	383
第五十二章	396
第五十三章	404

第一章

关于奥列佛·特维斯特的 出生地以及呱呱坠地时的情形

世上有那么一座城镇，出于种种缘由，此处不便暴露其名称，笔者也不愿为其安一个假名。镇上的公共建筑物中间夹杂着一幢房屋，其外观在各大小城镇都随处可见，这便是济贫院。本章标题中提及的那位凡夫俗子就降生在这家济贫院里，至于具体日期笔者此处就不赘言唠叨了，因为这对读者来说无关紧要，起码现阶段如此。

教区医生把婴儿迎入这个充满忧愁和烦恼的世界后，小家伙能否存活以及是否需要姓名，在很长一段时间里都是个让人怀疑的问题。根据当时的情况，这部传记很可能永远也不会问世。不过，如果这部传记出笼，即便只有寥寥数页，也会具备一个无法估量的优势，成为极其简明、可信的传记范本，成为流芳百世、名闻遐迩的佳篇。

我并不想着意强调，出生在济贫院这件事本身是一个人最为幸运、最值得羡慕的机遇，但我的确认为这对奥列佛·特维斯特而言可能是最佳的安排。当时，要让奥列佛发挥呼吸的功能是相当困难的。呼吸固然很麻烦，但根据习惯却是我们生存的必需条件。有一会儿的功夫，他躺在一小块褥垫上喘个不停，无力在阴阳界之间保持平衡，因为天平明显地倒向阴界一方。在这短短的一段时间里，如果有体贴入微的祖母、牵肠挂肚的姨妈、经验丰富的护士以及才智过人的医生围在奥列佛身边，他势必立刻就呜呼哀哉，这一点毋庸置疑。然而，他旁边除了一位贪杯的老贫妇——

抱着意外搞来的酒喝得醉醺醺——和一位按合同料理此事的教区医生外，再没有其他的人了。奥列佛只有和命运较量来决出胜负。结果，他经过苦苦奋斗，终于疏通了呼吸，打一声喷嚏，响亮地哇哇哭起来，一阵号啕远远超过了三分十五秒钟，这种现象对一个久久哭不出声的男婴而言是合情合理的。他向济贫院的难兄难弟们宣告，该教区又添了一个新包袱。

奥列佛刚刚证实了自己的肺部可以运动自如、功能健全，胡乱铺在铁床上的那条缝满了补丁的床单便窸窣作响，一位年轻女子从枕头上软绵绵地仰起苍白的面孔，以微弱的声音含混不清地吐出了这样几个字：“让我看看孩子，我就要死了。”

医生面朝炉火而坐，把手掌烤一会儿，搓一会儿，听到年轻女子的话，便起身踱到床前，以异乎寻常的和善口气说：“啧，你可不能把死挂在口边。”

“愿上帝保佑她！别让她死去！”一直在墙角心满意足地品尝琼浆玉液的那位充当护士的老贫妇急忙把绿色的酒瓶塞入衣袋，插嘴说了话，“愿上帝保佑她，能活到我这把岁数，那时她就不会寻死觅活的了。我生下十三个孩子，只存活了两个，现随我一道待在济贫院里。愿上帝保佑她！多想想当母亲的滋味，想想自己可爱的小心肝。”

显然，用做母亲的前景安慰产妇并未产生预期的效果，只见产妇摇摇头，朝婴儿伸出手来。

医生把孩子放到了她怀里。她用冷冰冰、血色全无的芳唇狂热地吻吻幼婴的前额，然后双手抹一把自己的脸，以惊恐的目光环顾一周，全身一哆嗦，头一仰便撒手西去了。他们为她揉胸，搓手，按摩太阳穴，可她的血液已停止了流淌。他们冲着年轻女子说了些充满希望和安慰的话，这种话年轻女子生前已很久都未听到了。

“全结束了，辛格米太太！”医生末了说道。

“啊，可怜的人儿，她死啦！”老护士说着捡起了绿酒瓶的软塞，那是她弯腰抱婴儿时掉落在枕头上的，“可怜的人哪！”

“护士，假如这孩子哭闹得凶，你可以遣人去叫我。”医生从容不迫地边戴手套边款款说道，“小家伙很可能会折腾一场。要是

不安分，就给他喂点粥。”他将帽子扣到头上，朝门口走时在床边留了一下步子又说道，“这姑娘模样蛮俊。她是哪儿来的？”

“昨天晚上，教区管理员吩咐把她送到了这里。”老贫妇回答，“有人发现她栽倒在街上，八成走了不少路，鞋底都磨穿了。不过，她究竟来自何方以及前往何处，却无人知晓。”

医生俯下身，拉起死者的左手，摇摇头说：“又是一段悲惨的故事，没戴结婚戒指。事情已昭然若揭，唉！再见吧！”

这位医学界的绅士转身吃饭去了。护士又抱着绿瓶子喝了几口酒，而后坐在炉火前的一把低矮的椅子上，着手为婴儿穿衣服。

从对待小奥列佛·特维斯特的这件事一眼便可看出，服饰的确威力无穷！在此之前，他身上只裹着条毯子，既可被认为是贵族后裔，也可视作叫花子的骨血，陌生人洞察力再强也难以断定他在社会上的确切地位。而现在穿上破旧的白布衫（因反复使用，已经泛黄），他身上就有了记号和标签，立刻露出了自己的本色，成了教区收养的孩子。从今往后，他便是济贫院的孤儿、食不果腹的低贱苦役，注定要历尽磨难，被世人拳打脚踢，遭所有人鄙视，得不到任何人的怜悯。

奥列佛撕破嗓门起劲地哭着。倘若能明白自己是个孤儿，生死要取决于教会执事和管理员的怜悯之心，他也许会哭得更凶。

第二章

关于奥列佛·特维斯特的成长、教育和膳宿

在以后的八至十个月里，奥列佛成为一系列奸诈、欺骗行为的牺牲品。自打一生下来，他就没喝过人奶。针对这位新生孤儿缺食少衣的状况，济贫院当局向教区当局如实做了汇报。威严的教区当局询问济贫院当局，院内有无女性可为奥列佛·特维斯特提供所需的抚慰及营养。济贫院当局低声下气地回答说没有。于是，教区当局做出了一项崇高而人道的决定——把奥列佛“寄养”出去，换言之，就是把他送到三英里开外的一个济贫院分部去。那儿有二三十个违反了《济贫法》^①的小犯人，整天在地板上打滚，决无吃得太饱或穿得过暖之虞，由一位上了年纪的女人给予“慈母般的关怀”。那女人是为了每星期每个人七便士半的进项才接受这些小犯人的。一个孩子每星期七便士半的伙食费简直太丰厚了，能买许多东西，足以把肚皮撑得滚圆，甚至撑得不舒服。那位上了年纪的女人足智多谋，知道怎样做对孩子们有利，而且精于算计，明白哪种方式对自己有好处。于是，她每星期都把生活费抽出大半供自己挥霍，分在正在长身体的教区孤儿身上的款项甚至比原先的标准还要少，从骨头里都能榨出油来，以此证明了自己是一位杰出的实验哲学家。

人人都知道另一位实验哲学家的故事，他发明了一套能够让

^① 《济贫法》：英国政府1834年颁布的约束穷人的法律，规定凡需要救济的穷苦人都必须从事强制性劳动。

马儿不吃草的伟大理论，而且出色地运用于实践，使自家的马忍饥挨饿，每天只吃一根草。毫无疑问，他完全可以训练出一匹不吃不喝的精力充沛的良马，只可惜那畜生在首次享用纯粹由空气组成的美餐前二十四小时成了阴间的冤魂。不幸的是，负责保护和照料奥列佛·特维斯特的那个女人在实施自己的实验哲学时，也往往得到类似的结果。正当一个孩子经过训练，靠数量极少、营养极差的食物维持生命时，十有八九会阴差阳错地发生这些情况：由于饥寒交迫而染病在身；因为照看不周而栽进火塘里或者被无意中闷死。不管发生任何一种情况，可怜的小家伙一般都会命赴黄泉，去阴间与他们在阳世从未见过面的父亲团聚。

有的时候，在翻转床架的过程中会把教区孤儿漫不经心地摔死，或大清洗时马虎大意地用开水烫死（不过后一种现象极为罕见，因为济贫院里很少进行大清洗之类的活动）。如发生以上情况，往往要举行别开生面的审讯。陪审团会心血来潮地提一些刁钻的问题，或者，教区居民们会举起造反的大旗，联名抗议。不过，这种鲁莽的行为很快就会被教区医生和教区干事的证词击溃。医生每次解剖孩子的尸体，均一无所获（这的确是很可能的），而教区干事则信誓旦旦，所说的证词完全符合该教区的利益，由此可见其忠诚之心。另外，理事会定期视察济贫院，每次都派干事提前一天通知院方。这样，他们抵达时，孩子们便穿戴得整整齐齐、干干净净，简直无可挑剔！

别指望这种寄养制度会培养出超尘拔俗的人才或结下丰硕的成果。刚满九周岁的奥列佛·特维斯特显得苍白瘦弱，身材矮小，腰身细得厉害。但天性或遗传却在他的心房里播下了善良和坚毅的种子。多亏寄养院里吃不饱肚子，这种子才有了广阔的发展空间。也许，他能活到九岁，还得归功于此哩。不管怎么说，反正他过上了九岁的生日。那天，他和另两位精选出的小绅士在煤窖里庆祝他的生日。那俩家伙竟然俗不可耐地喊肚子饿，所以和他一道被痛打一顿，关在了窖里。就在他们坐禁闭时，寄养院的女当家曼太太突然面露吃惊之色，因为她瞧见教区干事班布尔先生出现在眼前，正在想方设法地要打开花园小门。

“仁慈的上帝啊！真是你吗，班布尔先生？”曼太太把脑袋探出窗口说道，惟妙惟肖地装出一副大喜过望的样子，“（苏珊，把奥列佛和那两个小鬼头带到楼上去，即刻给他们洗洗。）啊唷唷！班布尔先生，见到你我实在太高兴了！”

班布尔先生身材肥胖、性格急躁，没有以同样热情的口气回复这种亲切的欢迎词，而是狠劲摇晃了一下小门，接着又飞起一脚踢在门上，除了教区干事，任谁也不会这样踢门的。

“老天爷，实在抱歉。”曼太太口里说着话跑了出来，因为此刻那三个孩子已被转移往他处，“你看多糟糕！我竟忘了小门是从里边插着呢。唉，这全是为了那些可爱的孩子们！请进来，先生。快请进，班布尔先生。”

她边邀请边行了个屈膝礼，这种大礼也许可使教会执事软下心来，然而却丝毫打动不了我们的教区干事。

“教区的官员前来安排有关孤儿的事务，要是把他们关在花园门外，你觉得这是礼貌、得体的行为吗，曼太太？”班布尔先生紧握手杖，提出了质问，“你知道吗，曼太太，你是教区的代表，而且领着教区的薪金？”

“班布尔先生，我刚才只不过在告诉一两个可爱的孩子，说你大驾光临，因为他们非常喜欢你。”曼太太十分谦卑地回答。

班布尔先生深深地以为自己具有雄辩之才，而且身份极高。眼下既然显示了口才，也表明了身份，他的态度便有所缓和。

“好啦，好啦，曼太太，”他的口吻变得温和了些，“也许情况正如你所言，这是有可能的。带路进屋去吧，曼太太。我公务在身，有话跟你讲哩。”

曼太太把这位官吏引入一间方砖铺地的小客厅，为他摆上座位，殷勤地将他的三角帽和手杖放在他面前的桌子上。班布尔先生揩揩额头，抹去行路时沁出的汗珠，春风得意地朝三角帽瞥一眼，绽出了微笑。不错，他终于露出了笑容。教区干事毕竟也是凡人，所以班布尔先生才微微含笑。

“你可别对我的话斤斤计较。”曼太太说道，声音甜蜜蜜地令人心醉，“你走了很远的路，不然我也就不提了。班布尔先生，你

要不要喝上一小口呢？”

“一滴也不喝，一滴也不喝。”班布尔先生答着话，威严地摆了摆右手，但那手势做得软绵绵的。

“我看还是喝点吧。”曼太太留意到了他拒绝时的口气以及无精打采的手势，于是奉劝道，“只喝一小杯，加一点点冷水和一块糖。”

班布尔先生干咳了一声。

“来吧，只喝一小杯。”曼太太循循善诱地说。

“什么酒？”小吏问。

“哦，这是一种我必须在手头常常备一些的酒，每逢那些幸福的孩子们身体欠佳，我就往达菲糖浆^①里掺一点喂他们，班布尔先生。”曼太太答着腔，一边打开墙角柜，取下一个瓶子以及一只玻璃杯，“瞧，杜松子酒。不骗你，班布尔先生，这的确是杜松子酒。”

“你给那些孩子达菲糖浆喝，曼太太？”班布尔一边问话，一边饶有兴趣地观看对方调制酒。

“愿上帝保佑他们！糖浆虽然价钱昂贵，可我还是喂他们喝。”这位儿童的保护人回答说，“我不忍心眼睁睁地看着他们活受罪，先生。”

“是啊，”班布尔先生赞许地说，“是啊，情况的确如此。你是个心地善良的女人，曼太太。”（此时，她把玻璃杯放在了桌上。）“我一有机会就向理事会禀报，曼太太。”（他把杯子移到自己跟前。）“你给人的感觉就像一个慈母，曼太太。”（他搅了搅杜松子酒，把酒和水调匀。）“我怀着愉快的心情为你的健康干杯，曼太太。”他一仰脖子灌下了半杯酒。

“该谈正经事了。”这位干事取出一个皮面笔记簿说，“那个随便给取名叫奥列佛·特维斯特的孩子今天该满九岁了。”

“愿上帝保佑他！”曼太太忍不住插了一句，而且用围裙角把右眼擦得有些红肿。

“尽管出了十英镑的赏金，后来把赏金又提到了二十英镑，

① 治疗儿科常见病的药剂，得名于其发明者——17世纪的托马斯·达菲教士。